

## 谈谈楚简中从“西(𠂔)”的几个字

——以《从政》甲与《季康子问于孔子》一处简文对读为中心

凡国栋

**摘要：**本文以学术界对楚简中从“西(𠂔)”之字的考释为例论述了笔者对楚简文字释读的思考，并对文中引述部分从“西(𠂔)”的楚简文字释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楚简；西(𠂔)；从政；季康子问于孔子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6-0093-06

裘锡圭先生曾经指出：“考释古文字的根据主要是字形和文例。”<sup>①</sup>这一点早已经被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奉为圭臬。但是在古文字考释的具体操作中，由于不同研究者对字形把握的程度不一（排除那些尚未有定论的文字），在文例吻合尺度的把握上采取的标准往往也因人而异，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个文字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拟结合上博简中的从“西(𠂔)”之字的考释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由于鄙人学识浅陋，不当之处祈请大家批评指正。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将相关的简文抄写如下。为免繁琐，释文径用通行文字写出，《从政》简的缺文系据《季康子问于孔子》补足。

上博二《从政》甲篇第8~9简：

闻之曰：从政有七机：狄则兴，威则民不道，A1则失众，猛则无亲，罚则民逃，好刑<sup>𠂔</sup>不祥，<sup>𠂔</sup>好杀则民作乱。<sup>②</sup>

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第9~10简：

丘闻之臧文仲有言曰：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道，A2则失众，猛则无亲，好刑则不祥，好杀则作乱。<sup>③</sup>



简文中以字母表示的文字字形如下：

A1  A2 

上引两段简文，前者发表在前，在后者发表之前已经有学者讨论A1这个字；而在后者发表之后，很快有学者发现上引两段简文可以对读，并对A2加以讨论。由于两段简文发表的时间有先有后，我们既可以对研究者的讨论过程进行历时性的观察，亦可以以后者发表为界限，比较研究者对此问题看法的转换。总之，本文的旨趣并不在于我们将提出什么新见解，而是在于将上引简文作为样本，再现研究者在考释过程中对于字形与文例的把握，以突出古文字考释过程中字形与文例二者的博弈。由于行文和对比研究的需要，本文引述内容较多，在必要的前提下，本文引述不避繁琐，望读者见谅。

先看研究者对A1的考释意见，我们大体以发表先后为顺序排列诸家意见。

整理者张光裕意见：

“字”，从水，其右旁有异于“西”，释暂阙。惟从政者宜用心勤政，不可有散佚之心，否则易失民心。故该字本或有“疏泄”义，故得云“则失众”。《礼记·大学》：“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戴礼记·千乘》：“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遂也。”从政者明乎此，则国泰而民安矣。<sup>④</sup>

周凤五意见：

此字右旁从舟声，见《包山楚简》简二七六“受”字所从，可以读为“辶张”、“涛张”的“辶”或“涛”，训诂，见《尚书·无逸》。简文是说，为政者如果欺诳不实，就会丧失民

①裘锡圭《以郭店〈老子〉简为例谈谈古文字的考释》，《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②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③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收稿日期：2008-11-10

作者简介：凡国栋（1981-），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出土文献。

④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心。<sup>①</sup>




何琳仪意见:

此字右旁为西字无疑。《礼记·内则》“屑桂与姜,以洒诸上而盐之”,“洒”当训散或播(《说文通训定声》屯部),又《文选·陆机演连珠》“时风夕洒”,注:“翰曰,洒犹散也。”<sup>②</sup>

王中江意见:

“则”字前一字模糊不清,周凤五训为“诳”,可备一说。据《左传·襄公》十八年所载“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暂释为“轻”。<sup>③</sup>

苏建洲意见:

以字形而言,当以何先生所说为是。周先生所举《包山》277“受”作,其所从“舟”上部与△相似,但下部并不相同,似不可加以等同。至于何先生所举例证是《战典》页1349-1350的“西”字,但仔细观察其所列字形,仅《玺汇》3216作与△较接近,余皆与△的右上有一斜笔的差异。笔者再提出一例证,《玺汇》3606“虑”字作,字应分析为从(庀田,上下结构)从心。其“田”部件与△完全同形。而“庀田,上下结构”所从“田”形,写法很多,其中一形便是类似“西”形,学者论之已详。《玺汇》3606“田”形所继承的,便是类似△字的写法。反言之,△释为“西”应无疑义。<sup>④</sup>





黄锡全意见:

战国文字“西”与“卤”每每混同,不易区分。如包山楚简的“鹽”、“盐”等字,所从的卤有的就与“西”写法一模一样。因此,此字就是“灋”字,见于《玉篇》、《集韵》。灋即卤,《尔雅·释言》“卤,苦也”,《汉书·沟洫志》注苏林引作“卤”。“卤”字已见于金文。《庄子·则阳》记长梧封人问子宰

曰“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疏:


“卤莽,不用心也。灭裂,轻薄也。夫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唯当用意养人,亦不可轻尔骚扰。封人有道,故戒子宰。”这段文字可以与简文相互印证。此字释为“灋”,即“卤”,可以无疑。<sup>⑤</sup>

陈秉新意见:

此字右旁作,确当隶西,散盘西字作,不嬰簠西字作,可资比较。,即洒字。《说文》:“洒,涤也。从水西声。古文为洒扫字。”《集韵·贿韵》:“洒,高峻貌。”《诗经·邶风·新台》:“新台有洒,河水浼浼。”毛传:“洒,高峻也。”陆德明释文:“洒,七罪反,《韩诗》作灌,音同。”简文洒则失众,谓以高峻自持,则失民心。<sup>⑥</sup>

陈剑意见:

我们认为,简文“卤”字与字书中音“郎古切”、训为“苦”的“卤”字其实无关,两字仅是同形字的关系。简文“卤”其实应是“盐”字异体。

战国文字中“盐”字多作“鹽”形,见于包山简147、上博竹书《容成氏》简3等。或上半增从“水”作如下之形:

可隶定作“鹽”。此字见于齐“亡鹽右”戈(《殷周金文集成》17.10975),黄盛璋先生释为“盐”,“亡盐”即齐地“无盐”,其说久已得到公认。“鹽”字“从水从鹽或从卤从皿,是鹽的繁构”。

众所周知,战国文字中省略偏旁的现象非常常见,“鹽(盐)”形省略“皿”旁,就成为简文“卤”字了。“卤”既可释为“盐”,则在简文中显然当读为“严”。从读音来看,两字古音韵母相同(韵部都是谈部,中古都是开口三等字),其声母“严”为疑母,“盐”为余母,也有密切关系。谐声系统中不少余母字跟舌根音有关,如“颖”、“颖”为余母字,其声符“顷”及同声符的“倾”等则是溪母字;“姬”(见母)从“臣”(余母)声,“君”(见母)从“尹”(余母)声,“愆”(溪母)从“衍”(余母)声,等等。见于秦文字并为后世所延用的“盐”字,应即在“鹽”形基础上加注声旁“监”而成(“监”跟“鹽”可以

①周凤五《读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篇札记》,载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181-195页;原刊于2003年1月10日简帛研究网(<http://www.bamboosilk.org>),下同。

②何琳仪《第二批沪简选释》,载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444-455页;原刊于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14日。

③王中江《〈从政〉重编校注》,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16日。

④苏建洲《上博楚竹书〈二〉考释四则》,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19日。

⑤黄锡全《读上博楚简〈二〉札记八则》,载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456-464页;原刊于2003年2月25日简帛研究网。

⑥陈秉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补释》,《江汉考古》2004年第2期,第89-91页。

看作共享“皿”旁)，“监”字本身也就是舌根音见纽字。此外如“与”(余母)字本从“牙”(疑母)声，其声旁后来写作“与”的就是“牙”之变形，更是说明“盐”、“严”相通的声母关系之佳证。

古书中“严”常用为“威严”义，引申为“严厉”、“严急”(《说文·卩部》：“严，教命急也。”)，可跟“宽”相对为言。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宽以治之，有严不治。”《盐铁论·周秦》：“故政宽则下亲其上，政严则民谋其主。”而在《论语》中，“宽则得众”之语两次出现(《阳货》、《尧曰》)，正跟简文“严则失众”之语相反相成。<sup>①</sup>

分析上述诸位的意见，可见研究者对于A1的字形分析存在明显的分歧，对于A1右半部分有释“舟”、释“西”和释“卤”三种意见。周凤五释“舟”，苏建洲已经指出其非是。何琳仪、苏建洲、陈秉新释“西”，训释或有不同，陈剑先生认为“不论是训‘散’或‘播’或‘高峻’，其实都是无法讲通简文的。”<sup>②</sup>黄锡全释“卤”，有不少研究者信从黄说，笔者所见有陈美兰和汤浅邦弘二氏。<sup>③</sup>不过陈剑认为此字右半释为“卤”可从，但是不同意黄氏将该字训为“卤莽”的意见，他认为“《庄子·则阳》的‘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卤莽’、‘灭裂’都应该是叠韵连绵词，我们在古书中，实际上是找不到‘卤’字单用就有‘卤莽’义的例子。”以上是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发表以前的研究状况，而《季康子问于孔子》发表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我们这里暂且不论上述说法的是非，而是先看一下此后的研究者是如何分析A2这个字的。

整理者濮茅左意见：

俞，读为偷。轻视、鄙薄。《左传·襄公三十年》：“鲁使者在晋，归以语诸大夫。季

武子曰：‘晋未可偷(一作‘偷’)也。’”“俞”或读为“逾”。<sup>④</sup>

裯健聪意见：

“𩇑”对应“𩇑”，二字声旁相同。与之相关的另有上博《相邦之道》简4的“𩇑”字，此字孟鹏生先生指出即“讯”字《说文》古文，又见于《姑成家父》简1，沈培先生亦认为是“讯”，与“强”对。我们怀疑上两字也可读为讯问之“讯”，与《从政》篇的“狱”或相关。《从政》“狱则兴”之“兴”于简文中似难讲通，曾疑“兴”下有缺文，现在看，“兴”或是“迁”字误写，而“迁”与“强则遗”之“遗”似义近。<sup>⑤</sup>

杨泽生意见：

从文义上讲，将“𩇑”释为“迅”似乎不是很好讲。《鲍叔牙与隰朋之谏》5号简“𩇑然将亡”的“𩇑”字，其右上角偏旁与“𩇑”字所从相近，我们曾指出，“此字到底是‘洒’字异体还是‘盐’字异体，目前尚难断定。……如果是‘洒’字异体，也许应该读作‘迅’，‘迅然’即很快、马上；但它是‘盐’字异体而应读为‘俨’的可能性还不能排除。”根据赵平安先生《战国文字中的盐字及相关问题研究》，“我们明确了战国时期的盐字有一种写法从皿从卤，繁体或加水、或加土。这一系列属于会意系统。”现在看来，𩇑字是当释为“盐(俨)”的可能性很大。而𩇑字按字形可隶定作“𩇑”，所从“卤”下面的横画当即“皿”之省，《古陶文汇编》6·20“酱”字字作𩇑，其右下角的横画亦“皿”之省；而“卤”上面的横画当是饰笔，《上博五》“𩇑”旁常常在其下加一短横(参看下文“𩇑”字)。所以此字实应隶定作“𩇑”，当是“盐”字的异体；《从政》篇的“𩇑”从“水”从“卤”，当是“盐”字的另一异体。“𩇑”和《从政》的“𩇑”皆当读为“严”。“严则失众”似乎比较好理解。《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晏子对曰：‘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吾谓之喑，上无闻则吾谓之聋。聋喑，非害国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以满仓廩，合疏缕之緌以成帷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拒而不受者哉！’”《说苑》卷七：“公叔文子为楚令尹三年，民无敢入朝，公叔子见曰：‘严矣。’文子曰：‘朝廷之严

①陈剑《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研究(三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2月28日。据陈先生说明该文系第三届国际简帛研讨会(Mount Holyoke College, U.S.A., 2004.4.23-25)论文，该年12月改定，上博五公布之后，2006年5月2日陈先生又作补记，该文将刊于《简帛研究2005》。由于陈先生“补记”作于上博五公布之后，按照本文的体例，其补充意见我们在下文介绍。

②参阅前揭陈剑文。

③陈美兰《〈从政〉译释》，季旭升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读本》，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7月，第53—86页；汤浅邦弘《上博楚简〈从政〉の竹简连接と分节について》，《中国研究集刊》第36号，2004年12月，第113—131页，中译本载同氏著、佐藤将之监译《战国楚简与秦简之思想史研究》第四章，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77—100页。

④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⑤裯健聪《上博楚简(五)零札(一)》，简帛网，2006年02月24日。

也，宁云妨国家之治哉？’公叔子曰：‘严则下暗，下暗则上聋，聋暗不能相通，何国之治也？顺时针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实仓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尝有所不受也。’”《盐铁论·周秦》：“故政宽则下亲其上，政严则民谋其主，晋厉以幽，二世见杀，恶在峻法之不犯，严家之无悍虏也？圣人知之，是以务和而不务威。”这些引文大概能说明“严则失众”的情形。<sup>①</sup>

陈剑意见：

此形下所从就是“鹵”字，其较为特别之处在于比一般的“鹵”字下面多出一长横笔。同样写法的“鹵”字和“鹵”旁曾侯乙墓竹简中多见（看白于蓝：《曾侯乙墓竹简中的“鹵”和“櫓”》，《中国文字》新廿九期，第193~208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12月）。至于其长横笔之下又再加一短横为饰笔，与楚文字中常见的“至”和“室”等字情况相同。

将《从政》的“鹵”字跟“鹵”字结合起来考虑，如它们释读为“盐（严）”符合事实，则“鹵”字似可分析为从“鹵”从“皿（盐）”或“鹵（盐）”省声。<sup>②</sup>

结合此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公布以后，学术界通过两处简文的对读，在字形的把握上已经更加成熟。当然，上博五的整理者可能没有能够利用此前的研究成果，因此其意见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就裨健聪、杨泽生、陈剑三人的意见来看，虽然仍然存在两种意见。但是各位研究者在字形与文例的认识上与前一阶段相比都有所进步，认识也在深化。具体来说，裨健聪主张A1的右旁是“西”，他将该字与上博《相邦之道》简4用作“迅”的见于《说文》古文的“讯”字联系起来考察，这样就增加了论证的说服力，较之此前主张释“洒”的意见有明显的进步。杨泽生、陈剑二位都主张释为“盐”，读为“严”，并在传世文献中找到了一定的文例。二者的论文虽然撰写与发表的时间有前后，但是却殊途同归，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应该说在目前来看，这种意见比其它意见都更为可信，也逐步取得其它学者的认同。但是是否还存在其它的解释途经呢？我们下面试着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也不能给出一个更为圆满的答案，但是作为一种对文字考释的理论探索，我们还是有必要尝试一下。

这里，我们有必要关注一条此前一直不被其它研究者重视的意见，即王中江很早就指出《左传》襄公十八年有“轻则失众”的文例。其实，抛开字

形而单就文例来讲，若A1能直接读为“轻”是最理想的结果。而我们现在在传世文献中王中江所列举的文例并非孤例。类似的记载如《左传》僖公五年载：“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老子》亦云：“万乘之王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


那么A1能不能读为“轻”呢？我们仍然要回到该字的字形。就A1与A2共有的偏旁来看，在楚文字中，释为“西”或“鹵”都是可行的。但是从音韵的角度来看，从“西”或“鹵”的字与从“𠂔”的“轻”字古音差别较大，在典籍中也很难找到它们相通假的实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放弃这种假说。

不过，我们以为杨泽生、陈剑二位释为“盐”的意见亦不可遽然作为定论。这里似乎存在这样一个疑点：杨、刘二位先生都提到赵平安先生《战国文字中的盐及相关资料研究》这篇文章，其实赵先生文章的结论部分是这样表述的：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明确了战国时期的盐字有一种写法从皿从鹵，繁体或加水、或加土。这一系列属于会意系统。《说文》：“盐，咸也。从鹵，监声。”则属于形声系统。事实上，秦系文字盐的写法都属于形声系统。截止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不足以说明会意系列是由形声系列省形而来的，因此，这两个系列很可能是平行的，情形和我们讨论过的“达”字相似。<sup>③</sup>

按照赵平安先生的解释，从皿从鹵的盐字是一个会意字，其繁体虽有加水、加土的现象，但是用以会意的皿和鹵这两个部分一般情况下应该视作一个整体，不作省略。而A1、A2则与此不同，将其视作盐字的异体似乎与赵平安先生的结论不符。再者，从目前楚简所见的盐字写法来看，我们尚未见到一例省略皿旁的盐字。因此，是否可以将A1和A2释为盐字仍存在疑问。

其实这个字的释读还牵涉到楚简中几个相关的文字，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把这几处文字揭示如下。

B1  《相邦之道》4号简

B2  《姑成家父》1号简

C  《鲍叔牙与隰朋之谏》5号简

《相邦之道》的简文如下：

“孔子退，告子赣曰：‘吾见于君，不问有邦之道，而问相邦之道，不亦墜（愆）乎？’子赣曰：‘吾子之答也何如？’孔子曰‘如B1。’”

①杨泽生《〈上博五〉零释十二则》，简帛网，2006年03月20日。

②参阅前引陈剑文“补记”。

③赵平安《战国文字中的盐及相关资料研究》，《华学》第六辑，第107—11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6月。

整理者释作“洒”，并将“如洒”读为“如斯”。董珊认为“洒”可能读为“哂笑”之“哂”。<sup>①</sup>浅野裕一最初主张将“女洒”读为“汝察”，随后又转而支持孟蓬生先生的见解。（孟说见下文）<sup>②</sup>陈思婷则认为B1所从之“西”应为“囟”之假借（张玉金：《释甲骨文中的“西”和“囟”字》，《中国文字》新25期，第59至74页），“囟”为心纽真部，“西”为心纽脂部，二字上古声同，韵为阴阳对转。在古文字中，“心”与“言”二形旁常通用。《说文·心部》：“思，从心囟声。”“洒”与“囟”声同韵近；形符一从“心”，一从“言”，彼此通用，故“女洒”可释为“汝思”。<sup>③</sup>而在该字释读上影响最大，并对其它相关文字释读产生重要影响的意见出自孟蓬生先生，他的意见是这样的：

“洒”即“讯”字。《说文·言部》：“讯，问也。从言，卂声。𠂔，古文讯从囟。”“西”与“卂”古音同属心纽，而韵部真文相近，故得相通。《字汇》以后，《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皆以“洒”为“哂”的俗字，非古义也。“如洒（讯）”的意思是说，君问我以相邦之道，我即以相邦之道来回答他。<sup>④</sup>

这里暂且不作评述，待我们介绍其它两篇简文的考释意见之后，再一起作讨论。

《姑成家父》的简文如下：

苦成家父事厉公，为士𠂔，行正（政）B2强，以见恶于厉公。

整理者释作“𠂔”，注云：“地名，具体地望待考。”季旭升参考《相邦之道》整理者对B1的意见将该字读作“斯”，做连词用，“正𠂔强”即“正直而能力很强”。而沈培、萧圣中、周凤五均据上引孟蓬生意见将B2读作“迅”，沈培认为可能应读为“迅强”，意思跟“讯圉”近似，<sup>⑤</sup>萧圣中则认为讯有诘问之义，<sup>⑥</sup>周凤五读为“迅强”，迅疾强悍的

意思。<sup>⑦</sup>

《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文如下：

疲弊齐邦，日盛于纵，弗顾前后。百姓皆怨戾，C然将亡，公弗诘𠂔，臣虽欲试，或不得见，公诘（故）弗察……

整理者引述《庄子·杂篇·庚桑楚》：“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将C字读为“洒然”，季旭升认为，原考释所隶“𠂔”字，右旁所从实为“覃”或“盐”（覃盐二字本为同源分化字）。可把此字释为从水、盐声，读为“奄”。奄然，奄奄一息的样子。<sup>⑧</sup>陈剑、张富海大致赞同季说，<sup>⑨</sup>不过张富海引述《白虎通义·崩薨》：“诸侯曰薨，国失阳。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的说法认为“奄然”大概是形容消失不见的状词。<sup>⑩</sup>李守奎认为“𠂔”可能是“盐”的异体。最初他将“盐然”读为“恬然”，义为安然，满不在乎。后又转而赞同其它学者意见将其读为“奄然”。<sup>⑪</sup>李学勤认为𠂔，即“洒”字，“洒然”见《素论·风论》王冰注：“寒貌。”<sup>⑫</sup>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对于B字的释读，自从孟说发表以后，各家均赞同其意见，将该字读为“讯（迅）”已经成为主流的意见，不过在C字的释读上仍然存在分歧，其表现与前文所讲述的A字情形相同。究其根源，我们认为不少研究者往往不能通盘考虑相关字形，而是拘泥于某一处或者几处的简文，这样难免会顾此失彼；在论证上，研究者往往为了讲通某处文例，而忽视了对字形的分析。以文中讨论的几处字形来讲，虽然释“西”释“囟”都有根据，也能够读通某些简文，但是这样把问题简单化的做法往往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

其实，从我们以往的认识来讲，“西”与“囟”并不难区分，<sup>⑬</sup>问题是楚文字中的囟往往省略写作与“西”同形，这样就增加了辨识的难度，释西、释

①董珊《读〈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四）〉杂记》，简帛研究网，2005年2月20日。

②浅野裕一《上博楚简〈相邦之道〉的整体结构》，《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重构》，台湾书房，2007年8月，第473—484页。原刊于《“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哲学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辅仁大学文学院、东吴大学哲学系，2005年3月。

③陈思婷《试释〈上博（四）·相邦之道〉之“女洒”》，简帛研究网，2005年4月3日。

④孟蓬生《上博竹书（四）间诂》，简帛研究网，2005年2月15日。

⑤沈培《上博简〈姑成家父〉一个编联组位置的调整》，简帛网，2006年2月22日。

⑥萧圣中《上博竹书（五）札记三则》，《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上博卷）》，中国武汉，2006年6月26—28日。

⑦周凤五《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编新释》，《“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学术研讨会论文》，武汉大学2006年11月8—10日。

⑧季旭升《上博五彖议（上）》，简帛网，2006年2月18日；《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试读》，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第19页。

⑨陈剑《谈谈〈上博（五）〉的竹简分篇、拼合与编联问题》，简帛网，2006年2月19日。

⑩张富海《上博简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补释》，简帛网，2006年5月10日。

⑪李守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补释》，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第40页。

⑫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文物》2006年第9期。

⑬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5月，第3564页“囟”字条，第3757—3761页“西”字条，第1568页“囟”字条。

卤就要视情况而定。

以 A1 而论,前面已经引述了不少研究者的意见。其实这个字恐怕还有其它的解释途经,我们认为这个字或可以读为“固”。《说文》:“涸,渴也。从水固声,读若狐貉之貉。𣶒,涸亦从水、卤、舟。”A1 与说文“涸”字的古文近似,从水、从卤,“卤”可能与“舟”共用部分笔画,也可能是书手抄写时笔画粘连所致,这样 A1 其实就与“涸”的古文同形,在简文中可读作“固”,固执、顽固之意。

《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载孔子之言曰:“今之君子,好色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简文“固则失众”与“固民是尽”意思相同。如此,A2 也可以视作 A1 的变体,亦读作“固”。

对于 B 字,孟蓬生先生已经将其与“讯”字的说文古文“𠂔”字系联起来,其释读应该是可信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𠂔”字左边的部分构形比较奇怪,下面试对其构形谈谈我们的看法。古文字中有一个用作“讯”的字(讯字的初文),甲骨文从口,从被反缚踞跪的人形,一般隶定作𠂔,我们怀疑“𠂔”字左边的部分与𠂔字中反缚踞跪的人形近似,恐怕是其讹变的结果。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字形和用法都有明显差别的“讯”与“𠂔”在古文字中常常互相假借使用这一现象。如上文所举沈培先生指出的见于《墙盘》的“讯圉”,“讯”字从索从被束缚的人形(𠂔字的异体),<sup>①</sup>讯假借作“迅”。

对于 C 字,我们认为该字可以读为“凄”,《说文》“西”下载其古文作𠂔,从木从妻。文献中从西之字与从妻之字通假较为常见,如《诗·小雅·四月》:“秋日凄凄。”《释文》:“凄本亦作栖。”可见从西之字读作“凄”应该问题不大。“凄然”有凄凉悲伤的意思,《庄子·大宗师》:“凄然似秋,暖然似春。”此解正与国之将亡的氛围相符。

当然,我们的意见并不一定正确,较之前贤的意见,可能反而退步了,不过作为一种尝试,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来理解古文字考释以及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困境。裘锡圭先生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了目前研究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即不恰当的“趋同”和“立异”。裘先生指出:

前者主要是指将简帛古书和传世古书中意义本不相同之处说成相同,后者主要指将简帛古书和传世古书中彼此对立的、意义相同或很

相近的字说成意义不同。<sup>②</sup>

但是如何才算得上趋同,如何才算得上是立异,恐怕在目前真的很难把握一个合理的尺度。这不仅需要十分精确的分析字形,更需要恰到好处的查对文例。要不厌其烦的比较字形,不厌其烦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进行文献的检索。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在字形的把握上合理的“立异”,能与传世的、出土的其它文献恰当的“趋同”,这样的工作对于古文字的考释工作反而是有利的。本文的探讨在尺度的把握上当然也不可能恰如其分,甚至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是希望今后出土文献的考释工作能够在这些错误的基础上充分吸取教训,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附记:本文据笔者在东京大学大西克也先生课堂上的一次报告内容改写而成,大西克也先生及广濑熏雄先生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谢意!

追记一:李守奎先生在《楚文字考释献疑》<sup>③</sup>一文中对楚简文字中“西”声诸字也发表了看法,鄙人写作此文时尚未及见到李先生文,故补记于此,请读者参考。

追记二:《姑成家父》“士”下一字,裘锡圭先生近来主张释为“庠序”之“序”,该观点出自 2009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4 日裘锡圭先生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 2009”上的演讲。

# Research on Some Words in Chu Bamboo Slips----Comparison between Cong Zheng and JiKangzi WenZheng in LunYu FAN Guo-dong

(Centre of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nsider the meaning of the bamboo slips about the "Xi(Lu)" word and discuss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 Bamboo Slip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o quote some text from the "Xi(Lu)"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guage proposed by his views.

**Key words:** Chu Bamboo Slips Xi(Lu); politics; JiKangzi in question Confucius

(责任编辑:陈剑)

①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5月,第3587页。

②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③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